

嚶鳴合唱團與《聖心彌撒曲》

伍星洪

(原載於 2010 年 12 月 2 日澳門日報)

嚶鳴合唱團與《聖心彌撒曲》

去年十一月底，團長林平良告訴我說明年是利瑪竇（MatteoRicci1552-1610）逝世四百周年，世界各地有很多地方包括中國的北京都會舉行活動紀念他，澳門的耶穌會也會為此決定在明年（二〇一〇）五月十一日在主教座堂舉行大禮彌撒。為了隆重其事，耶穌會呂碩基神父邀請我們嚶鳴合唱團，在彌撒禮儀中獻唱一部由一位意大利修士 LucaUggias 新作的彌撒曲。

這是一項宗教活動，但對嚶鳴來說，這也是一項社會活動，能獲邀參加這位對促進中西文化交流有重大貢獻，又與澳門有密切關係的耶穌會士利瑪竇的紀念活動，是一件既光榮又很有社會意義的事情。但要唱好一部我們完全沒有概念的、全新的彌撒曲，卻讓我不得猶豫起來。因此，我要求先看看這部彌撒曲，才給予答覆。

未幾，彌撒曲透過電郵傳來了，我第一時間一口氣讀完它。

這是一部拉丁文的簡易彌撒（MissaBrevis），名為 MissaSacriCordis（聖心彌撒）；其中包括“垂憐曲”（Kyrie）、“光榮經”（Gloria）、“歡呼曲”（Sanctus）、“讚美曲”（Benedictus）和“羔羊經”（AgnusDei）；至於“信經”（Credo）則被省略了。後來作者告訴我這作品是二〇〇九年在台北完成的。

雖說在結構上這是一部簡易彌撒，但要求一隊業餘合唱團在四個月內練好它卻不是“簡易”的事。更何況這四個月正是嚶鳴攻堅孟德爾頌第二交響曲“頌贊歌”的緊張時段，因為嚶鳴大部分團員，要為澳門樂團二〇〇九—二〇一〇年度樂季中的復活節音樂會，與澳門樂團和台北愛樂合唱團合作獻唱這部巨著。而“聖心彌撒曲”裡面的二十世紀的音響概念對我們來說是陌生的，要在短時間內適應它和學好它估計會有一定的困難。不過最後，在耶穌會多方鼓勵和團員表示不畏困難的堅決意志下，我便大膽毅然接受了這次挑戰。

果然，要唱好“聖心彌撒”真的不容易。在整體上，首當其衝的是在意料中的音響問題，其次是複雜多變的節奏，而最難的是如何表達這套作品的意念。對後者，我也只能一邊練習，一邊摸索和體會。在這套作品當中，快速的“光榮經”最難，“特立獨行”的主旋律經常與其他三個聲部連綿的平行五度結構抗衡和碰撞，曲中經常出現的波浪式起伏推進的音型的一收一放的技巧，在快速下也難掌握到位，本質上不諧和與不穩定的持續

平行七度的音響，也經常造成噪動的音流等等，這些方面對嚶鳴來說都是不好應付的。

隨着練習時間的流逝，這部作品的效果也漸入佳境，原來感到的不諧和也變得“諧和”起來，起初感覺不合理的也成為理當如此，最難的“光榮經”變成團員最愛唱的曲目，其中處處迸發的光芒和激越，使團員愈唱情緒愈高漲。唱完“光榮經”的一刻，好像經歷了一場艱苦戰鬥後贏得的勝利，讓人既感覺虛脫，又叫人覺得愉悅。這個變化過程是漸進而微妙的。

為了方便嚶鳴團員在時間上的安排，舉行彌撒的日期便改在五月九日星期日。那一天舉行的彌撒禮儀的規格，是澳門近二、三十年來罕見的，作者 LucaUggias 也專程自北京來澳參與，事後他向我們表示滿意，但他也說“光榮經”唱得愈快愈好，“羔羊經”則唱得愈慢愈好。

今年六月，耶穌會告訴我們八月七日會在澳門文化中心的藝術博物館，為關於利瑪竇的一個展覽會“海嶠儒宗”揭幕，希望嚶鳴能在揭幕儀式中再次獻唱“聖心彌撒”。

再唱這部作品本應是沒有問題的，但有多位團員早已安排在暑假期間的外遊計劃，故造成某聲部的人數不足夠，於是只好婉拒了。但呂碩基神父說這次儀式很隆重，出席儀式的嘉賓有意大利、內地和澳門的官員，無論如何都希望我們“幫忙”。後來他答應安排 LucaUggias 屆時自北京回來指揮，於是在作者親自指揮下，團長和我都加入了男低音的聲部，嚶鳴又再次獻唱了這部作品。

我曾問作曲家 LucaUggias 寫“聖心彌撒”是基於甚麼意念，他答說：“這部作品是為了提升宗教禮儀和宗教聚會的祈禱氣氛而作。為此，我在這作品中多次採用了能與早期禮儀中常用的額我略（Gregorianliturgical）音樂相呼應的旋律與和聲句型，因為額我略音樂是天主教傳承不斷的一份至珍至重的遺產。我希望在合唱團詠唱這部作品的同時，欣賞的人和合唱團能共同感受到一種單方面無法營造的超凡入聖的氛圍。”

一部二〇〇九年完成的意大利作曲家的新作，想不到在四百多年前（一五八二年）來到澳門的耶穌會士利瑪竇的“撮合”下，先後在澳門紀念利瑪竇逝世四百周年的彌撒禮儀中和在《海嶠儒宗》的揭幕禮上，以“半公開”的形式由嚶鳴首唱。儘管如此，澳門大部分的愛樂者仍未有機會得聆此佳作。所以，嚶鳴合唱團決定邀請作者來澳，在嚶鳴合唱團於十二月五日晚上八時，假玫瑰堂舉行的周年音樂會中再次親自指揮 MissaSacriCordis，作正式的世界首演。

伍星洪